



試析《海上塵天影》的創作動機

メタデータ	言語: eng 出版者: 公開日: 2012-01-10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顧, 春芳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s://doi.org/10.24729/00006106

试析《海上尘天影》的创作动机

顾春芳

引言

邹弢¹的《海上尘天影》²是一部狭邪小说，成书于1895年。小说写随女娲一起补天的万花总主杜兰香，被上帝封为畹香宫幽梦灵妃，后因为帮助座下仙鹤而获罪，一起遭贬。灵妃贬谪为破落书香人家之女汪畹香，仙鹤则贬为才子韩秋鹤。畹香绘图题诗求和韵，量才择婿，秋鹤获首选，无奈已有妻室，只得作罢。后畹香病重，秋鹤割肉煎药使其起死回生，以后又经常托人送银救济汪家。不久，汪家败落，畹香流落风尘，改名苏韵兰，成为天津名妓。武官莫须有与韵兰交谊较厚，约定娶其为妾，并把上海绮香园托韵兰照管。韵兰入园后，又招来一批名妓同住，不久秋鹤也入园居住。韵兰喜与才女秀士结交，名妓以外还有小家碧玉、大家闺秀。后莫须有犯事身亡，她又扩建绮香园，营造花神祠，与一干才女结社吟诗、创办女学。花神祠落成时，从天上降下断肠碑一座，细读碑文，方知众才女皆为被贬的花神。众才女在遭到不幸后相继辞世归真。秋鹤也被害先亡，韵兰大悟后跨鹤升天，花神祠顷刻烟消云散。

在《海上尘天影》中有一个十分值得引起注意的现象，那就是作者在其中大力宣传西方的民主主义思想和科学技术，并提倡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

对《海上尘天影》，当时的文坛领袖王韬是这样评价的：

余尝观此书，颇有经世实学寓乎其中。若以之问世，殊足善风俗而导颖蒙。徒以说部视之，亦浅之乎测生矣！生近日所著，如《万国近政考略》、《洋务罪言》等，皆有用之书，原非徒呕出心肝，为缘情绮靡之作者。³

在这里可以看到王韬对《海上尘天影》的评价是相当之高，他指出此书“颇有经世实学寓乎其中。若以之问世，殊足善风俗而导颖蒙”。既这部小说对改良社会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他还举了邹弢当时所著的《万国近政考略》、《洋务罪言》来说明《海上尘天影》并不是一部“缘情绮靡之作”。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当时邹弢还写了其他好多唤起民众的有用之作。如果只是为了宣传西方民主主义思想和推广西方的先进的科学技术，作者也可以采取别的形式，并不一定要写成狭邪小说。那么作者为何要将《海上尘天影》写成狭邪小说？笔者以为，邹弢在早年就推崇和爱护那些德才兼备的妓女，这爱和推崇就是他创作《海上尘天影》的最主要的动机，为了证实这一点，小论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展开分析与论述。

一

在这一章里主要就邹弢作的《青楼梦》的叙中所见，来看他对德才兼备的妓女的爱和推崇。

《青楼梦》⁴也是一部狭邪小说，它的作者是邹弢的好友俞达。小说写吴中风流才子金挹香与

好友邹拜林、王仲英同至青楼访美，结识了三十六位才貌双全的美人，挹香与这些美人情投意合，朝夕往来。后纳其中五美为一妻四妾，生三男四女。挹香于婚后赴考，中举人，为尽孝心，捐同知銜候补，任余杭县令，为民平反冤狱，因而升任杭州知府。在任期间，因政绩卓著，为父母博得荫封。后三子皆考中进士，一人为尚书，二人为翰林。后道士度其父母白日升天，挹香由是回到故里。此时再访诸美，皆或嫁或逝，乃大悟。遂出家修行，得道升天。后又回家度妻妾成仙，三十六美同登仙境，原来她们都是司花仙女下凡，而挹香与爱卿则为月老座下的金童与玉女。

《青楼梦》书前除了邹弢所写的叙之外，还有署名金花湖隐为《青楼梦》作的序，其中写道：

语云：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逢。此抑塞磊落之奇士所以悲歌慷慨而不能自己欤！吴门慕真山人心慨之，顷出其所撰《青楼梦》，来乞为序。其书张皇众美尚有知音，意特为落魄才人反观对镜，而非徒矜言绮丽为也。噫嘻！美人沦落，名士飘零，振古如斯，同声一哭。览是书者，其以作《感士不遇》也可，倘谓为导人狭邪之书则误矣。⁵

在这里可以看到金花湖隐强调《青楼梦》的主旨是“感士不遇”。《青楼梦》的作者俞达，十年寒窗苦读，原指望能金榜题名，施展经世济民的宏图大志，但真如序中所写，“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逢”，在现实生活中的他是潦倒落魄。于是出入青楼，引众妓女们为知己，以为同是天涯沦落人，即只有这些沦落烟花的妓女才能理解像自己这样落魄才子的孤寂心境。

但邹弢并不只是从“感士不遇”这一面来看的，他不排除作者是因为科场失意以后才去青楼的。但他指出了作者在去了青楼后，就把爱花护花作为自己的唯一的使命，这样一来，作者本来去妓女那里寻求心灵慰藉的愿望就被冲淡了。邹弢的叙中是这样说的：

……思系金铃，护隔墙之红紫；愿施锦帐，藏落溷之芳菲。故其玉性温存，春心旖旎，但求一笑，何吝千金。相逢赠韩幙之香，到处掷潘车之果。琴挑君瑞，半面能窥；曲顾周郎，双鬟齐拜。两行红粉，争吟居易之诗；一辈青蛾，争识昌宗之面。洵少年之豪放，实名士之风流。⁶

我们可以看到，叙中所强调的是主人公金挹香对众美人的温柔体贴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在叙中似乎看不到任何关于金挹香从众美人那里寻求心灵慰藉的迹象。邹弢对金挹香的“玉性温存”和“春心旖旎”是十分赞赏的，他一方面认为金挹香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风流才子，另一方面，又对这样的风流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一股由衷的羡慕之情。

再看邹弢对俞达写《青楼梦》的动机是怎么看的，他在叙中这样写道：

然而欲海无涯，爱河易竭。驶流光其冉冉，随流水之滔滔。无何金粉销磨，老尽秋娘之鬓；玉容凋谢，迁来过客之踪。固知南雪北花，良辰无几；……或则著卞京之衲，座倚空王；或则持红拂之梳，身归侠客。尤可痛者，妾是小青，郎逢吒利。抱邯郸之戚，偏辱才人；侪厮养之俦，见凌大妇。甚至烟消紫玉，声绝青琴。鸟号流离，憔悴襄王之梦；虫悲瑟缩，凄凉商妇之弦。此皆言之痛心，思之酸鼻者也。

于是振纸排愁，拈毫构恨，举生平之所历，贡感慨之所深，发挥性情，吐茹风月。每值春窗雨霁，秋夕灯明，把酒问天，踞床对月，裁笺一幅，聚墨十围。蜡烛高烧，记美人之韵

事；胭脂多买，描妃子之新妆。要知情浅情深，不外悲欢离合；莫顾梦长梦短，无分儿女英雄。而况槁木灰心，浮云作剧，追昔时之良觌，成此日之相思。枕破游仙，须补情天缺陷；珠怀记事，尚留色界姻缘。慨舞衫歌扇以全非，问断粉零脂其安在。此《青楼梦》之所由作也。⁷

在这里，他指出了俞达写《青楼梦》的动机是有感于时光流逝的匆匆，有感于美人的老去，更是有感于众美的飘零。这里面有着作者俞达对人生的感悟，时光就像滔滔的流水，稍纵即逝；昨日的绝代佳人，今日则“玉容凋谢”。更难测的是美人的命运，有些实在是令人心碎。作者觉得人生之情莫过于悲欢离合，作者“追昔时之良觌，成此日之相思”，于是就写下了昔日与自己交往的妓女们的身世。而这里面其实还是离不开一个“爱”字。若没有“爱”，作者又怎么会“言之痛心，思之酸鼻”呢？又怎么会“拈毫构恨，举生平之所历，贡感慨之所深，发挥性情，吐茹风月”呢？所以归根结底俞达写《青楼梦》的动机还是因为爱花，即对那些妓女们的爱。

邹弢在叙中还说：

是书标举华辞，阐扬盛俗，为渡迷之宝筏，实觉世之良箴。看之子多娇，几日昙花之影；叹人生行乐，一场春梦之婆。所当指彼岸以回头，点心灯而照眼。情禅参透，色相皆空；幻境归来，胸襟便朗。万难自己，休谈翠袖之情；无可如何，且演青楼之梦。⁸

在这里，邹弢谈了自己对《青楼梦》的看法，他认为，《青楼梦》为人们指点迷津，实在是“觉世之良箴”。可以说是“情禅参透，色相皆空”，即多美的女子，她的美也是短暂的，有如昙花一现。而人生的行乐之心，也随着这些名花的凋零而改变，也就是所谓的“悟”，有了“悟性”，便能参透情禅，便能知道人的一生只不过是一场春梦，是一种幻境，于是便能胸襟开朗。其实他在这里也表现出了一种内心矛盾，一方面他觉得《青楼梦》让人们明白人生行乐有如春梦一场，应赶快回岸。但正是那种“万难自己”和“无可如何”的心情，也就是那种对妓女的深爱，才使《青楼梦》的作者能“演青楼之梦”。因此，在他的内心深处，更赞赏的恐怕还是那种“万难自己”和“无可如何”的情。

还有一点值得引起注意的是邹弢还为《青楼梦》这样的所谓游戏文章做了辩解，他在叙中这样写道：

或又谓《诗》刺贞淫，经传譬觉。小家之说，奚益《虞箴》。而乃量欢喜之丸，毫端轻薄；负聪明之概，笔底淫狂。虽欲窥著作之林，终无当《风》《骚》之旨。不知史氏非无别子，唐人亦有稗官。约指一双，竟上繁欵之集；存诗三百，不删郑国之风。盛时繁华，良时记载；但得指陈义理，悟入空空；何妨游戏文章，言之娓娓哉？⁹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邹弢对《青楼梦》是非常赞赏的，他引经据典，用诗经“不删郑国之风”，“唐人亦有稗官”等来为俞达的这部爱花护花之作辩护。指出即便是游戏文章，只要能“指陈义理，悟入空空”，也是好文章，也能流芳百世。

邹弢除了为《青楼梦》作叙之外，还为此书做了评语，他对《青楼梦》的钟情，在此也可略见一斑，当然这也不能排除他是俞达的好友。而且，还有《青楼梦》中的主人公金挹香的好友邹

拜林，即有以邹弢为原型一说，理由是邹弢曾在苏州生活近十年，和俞达交往甚密。据邹弢的《三借庐剩稿》所言，俞达性喜冶游，流连青楼，曾辑有《吴门百艳图》，品评妓女。俞达死后，邹弢作了《哭慕真山人俞吟香》之诗，以示悼念，其七云：“到底青楼误梦中，清才耗损总无功。平生只为多情累，长吉中年犯咯红。”其中可见俞达的多情，即对妓女的爱，这也是让俞达中年早逝的主要原因。邹弢虽未提及自己与俞达一起冶游，但从他后来所写的《春江花史》中，不能排除当时他和俞达一起作冶游之举的可能。这也使他在《青楼梦》的叙中能对俞达作书的心情、动机及主旨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见解，因为他最了解俞达，也最能体会俞达在写《青楼梦》时的心情，而在对德才兼备妓女的爱上，他和俞达也是一致的。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邹弢也和他的好友俞达一样，对德才兼备的妓女既爱又推崇。在写《青楼梦》叙的时候，恐怕他内心深处这种对德才兼备的妓女的爱和推崇已经转化成了想写一部有关妓女的小说的愿望，只是他本人并没有意识到。

二

在这一章里主要想就邹弢创作《海上尘天影》中的主要人物汪晚香的动机展开分析和论述。因为汪晚香是小说中着重描写的人物形象，也是作者心目中理想女性的化身。而汪晚香这一人物形象的原型是当时作者深爱着的妓女汪瑗。

在写《海上尘天影》时，作者已是一个很有名的进步文人，也是一个在当时的新闻界很活跃的报人。作者接触新思想是较早的，他的好多朋友都是当时的进步文人，如黄式权、何桂笙、钱昕伯，这些朋友早在1872年就已都是早期的上海中文报纸和杂志的编辑，作者与他们诗词酬唱，气味相投，他的诗词造诣很高，他写的诗也经常刊载在当时的报纸杂志上。在邱菽园的《五百石洞天挥尘》卷五中有：“数年前，尝闻沪上寓公有李芋仙其人，与王紫诠、何桂笙、邹翰飞、钱昕伯诸名士，先后襄理西人美查所设华文日报号《申报》者，复以其暇日提倡风雅，发挥文墨，坛坫之盛，诗酒之欢，佳话一时，颇云不弱。”¹⁰其中的邹翰飞即邹弢，翰飞是他的字，可见他当时在文坛已是小有名气。

王韬的《海上尘天影》叙作于1896年，《海上尘天影》于1895年成书，当时邹弢已是一名很有名气的报人，而且是一名以宣传西方民主主义思想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己任的报人，他在1889年就加入了由美国传教士卜舛济（Pott.Francis Lister Hawks）创办的“益智会”，此会的主旨是传播西方科学。他加入此会，热心地学习西方科学，并大力宣传和提倡。他在《益智会弁言》中这样叙述其会的宗旨：“益智者何？明格致以增见识也。会者何？聚众人以求至理也。泰西博物家向有聚会之举，或星期休沐，或政事余闲，订相会之时，订相会之地。凡明理通达者，至期均至。彼此探讨，各抒己见。以著於篇，合众人之心思，明物理之准则，博讲既久，始恍然於万物之渊源，犹艺林之会文，公家之会议，其获益固非浅鲜也。”此会“专论格致之理”即科学，“务使万物自然之理深入显出，由融会而至贯通，由贯通而至神化。……以为世人讲求格致之助。”¹¹邹弢是王韬的弟子，他非常崇拜王韬，他觉得老师“才大学博，倜傥有奇气”，“平生著作等身”。因此他

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的科学，使自己成为一个既擅长文学，又懂科学的文人。

而邹弢与汪瑗的交往正是他在文坛上的活跃之时，他认识汪瑗后，就被她身上所具有的非凡气质深深地吸引住了。王韬的《海上尘天影》叙对她也是赞不绝口，其中这样写道：

女史性既聪颖，又喜浏览群编。自庄骚班汉，以至唐人说部，近时章回小书，靡不过目，加以评断。常闻其评《花月痕》，谓大旨从《品》脱胎，与《红楼梦》不相合。所谓韦痴珠者，即韩荷生之影。杜采秋即傅秋痕之影。两男两女实则一男一女，其识见之精卓如此！¹²

而汪瑗虽身入欢场，却仍能洁身自好，她“堕入风尘改字韵兰，而颜其居曰：幽贞馆”。“在平康中，声名鹊起。性静逸有林下风，治事有心计。酬应之外，手一卷以自娱，不蹈时习也。尤多情对客，默然遇可意者，则娓娓纵谈，披襟露袍，缠绵肫挚，使人之意也消。”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当时“沪上为中外通商总汇，来游者，非以势矜，即以财胜，女史视之蔑如也。所折节者，多读书长厚之人，浮华子弟望而却步。”¹³

从中可见汪瑗的气质确实非同一般。邹弢与汪瑗的交往很深，这种深交并不是以时间的长短来衡量的，而是以他们之间的心神交融。邹弢在当时只是一个家境贫寒的文人，他与汪瑗心心相印，但是知道自己没有能力为她赎身，也更谈不上娶她为妻了，所以只能对汪瑗说“卿嫁，必先一月告我”。之后“会某大僚奉使出京”，招他入幕，然后就是依依不舍地别离，长夜难眠的相思。在幕中，他们屡通音信，交流彼此之间的感情和相思。

而创作《海上尘天影》的欲望，是他在结识汪瑗后才产生的。他觉得汪瑗就是他多年在寻找的小说主人公的原型，于是就有了创作的冲动。他在《海上尘天影缘根》中这样写道：

看官，你道《断肠碑》为何而作？就是起初一首词，因为当时认得一位名媛心中十分欢喜爱慕，只是措大排场，不能如愿，心中无穷的怨恨，兀坐斗室，便编出这部若干章书来，以遣悲怀。譬如只算已经如愿，由我尊护爱惜，博名媛的欢喜，所以任意写来，颇有許多曲折其中事迹，大半真实可信，不同《石头记》之凭空结撰。作书者又说，余平生经济，只护名花。所难堪者，赵壹单门，杨朱岐路，穷愁潦倒，文字无灵。任英俊之消磨，感桑榆之迟暮。所有一腔惜玉惜香的手段不能发泄出来，搔首问天，长呼负负。不得已借这位才女，以写胸中，其为杜牧之罪言，韩非之孤愤。¹⁴

即小说主要是为汪瑗而写的，而其中的“余平生经济，只护名花”，也是与他在《青楼梦叙》中所表现出的爱花护花是一致的。他深信汪瑗一定能理解他的心情，就将想要写《海上尘天影》的想法告诉了汪瑗，使这一藏在心中多年的愿望终于能付诸于现实。在幕中，他拟好目录后又寄给汪瑗，让她提意见，并问她全书如何收场。汪瑗看了信后也直率地道出了自己的看法，她在回信中这样写道：

尘天影目录甚佳，然作书须当一气贯通，前后起伏，不可紊乱。而近人姓名须当隐去，瑗名尤不可彰。此书既为瑗而作，下笔须处处留神。来函问及全书收场，瑗倦于风尘久矣忆相见之初，曾有成约，如将来适人，定先一月前告知。故上月中浣曾有一函寄来，今有故乡族人，见兰身入平康，殊为可惜。因再三前来商酌，嘱为闭门谢客，别选良人。兰深感其

情，悉如所教。今定于本月初起，藏玉裹珠，概不见客。俟料理俗事既毕，即将先父母灵柩择地安葬，然后回至家乡，择人而字。此即瑗之心事，亦即大作之收场，可叙入其中，以为结束。¹⁵

在写《海上尘天影》时，邹弢作为一个进步文人，时刻不忘唤起民众的职责，他在小说中着重表现了两点：一是提倡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普及科学。二是抨击当时中国社会的腐败。因此他在《海上尘天影》中借主人公之口大力宣传西方的民主主义思想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了普及科学，他还让汪瑗她们创办女学。并对当时官场上的各种陋习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小说正如王韬所说的那样：

且于时务一门，议论确切。如像纬与图、格致韬略、算学医术、制造工作以及西国语言，并逮诗词歌曲，下至猜谜酒令、琴瑟管箫、诙谐杂技无乎不备。直是入世通才，目无余子。阅者如入山阴道上，多宝船中，惬意赏心。有予取予求之乐。历来章回说部中，《石头记》以细腻胜，《水浒传》以粗豪胜，《镜花缘》以苛刻胜，《品花宝鉴》以含蓄胜，《野叟曝言》以夸大胜，《花月痕》以情致胜，是书兼而有之，可与以上说部家分争一席。¹⁶

而为何他能在小说中自由自在地表现他的这些新思想，这恐怕也是和汪瑗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汪瑗虽是一个青楼女子，却关心时局，忧国忧民。她在给邹弢的信中有：

……自君行后，殊觉无聊，兼之时事日非，更深愁闷。北洋军务，不堪问矣。旅顺于十月二十二失守，诸将皆望风先遁。以天然之险要，拱手让人，若辈之肉，其足食乎？使旣根易中帼为须眉，当仗剑从戎，灭此而朝食。今者风尘雌伏，不得与花木兰、秦良玉诸人媲美，行自愧矣。¹⁷

从这段慷慨激昂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汪瑗也是一个爱国的热血女子，在这一点上，她与邹弢是心心相通的。前面提到邹弢在拟好《海上尘天影》的目录后，向汪瑗征求意见，可见他在此书的构思上是很重视汪瑗的意见的。现在虽然只能看到汪瑗在回信中的一星半点的见解，但可以想见汪瑗的意见对书中人物的塑造是起着重要的作用的，而他们之间的讨论的范围想必也并不局限于此，也许汪瑗还提出过一些别的建议也未可知。而在书中大力提倡西方民主主义和介绍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的描写，及写由汪瑗带头办女学等，他们也有可能谈起过。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汪瑗的出现在邹弢的生活中是一个契机，也许邹弢潜意识地一直在找一个小说中最重要的角色的原型，正因为现实生活中迟迟未能出现，所以就一直未能下笔。因此，可以说是汪瑗唤起了邹弢创作《海上尘天影》的欲望。而这一时期邹弢在思想上也进入了成熟期，于是《海上尘天影》就在狭邪小说中以一种新的面貌问世了。

三

在这一章里主要就作者在《海上尘天影》中塑造的众多的妓女形象的创作动机来展开论述。

小说中写了很多女性，但其中多为妓女。在第一章里就论及作者对德才兼备的青楼女子的爱和推崇，他直言不讳地称自己是爱花使者。在他写的关于清末上海妓女的笔记《春江花史》¹⁸中，

对所记的妓女也是充满了同情和怜爱，尤其是对那些有才华的妓女，所表现出的是一种推崇之情。他并没有因为她们是妓女而看不起她们，哪怕她们只要有一技之长，有一个优点，他也总是娓娓道来，充满了真挚的情意。

他说自己在《春江花史》所记的妓女，是“虽无国初李香君、柳如是其人，而小草枯兰，亦堪采拈”。这些所谓的“小草枯兰”，虽都沦落烟花，但都没有青楼女子的那种轻佻、风骚。她们中有的“幽闲婉顺，风雅好谈，一洗青楼习气”，有的“仪静体闲，颇有大家风度”，有的“语言容止，跌宕风流”，有的“性冷隽，不屑与俗客交”，有的“意气自矜，俯视流辈”，有的“性孤傲，喜翰墨”，有的则性格爽朗有豪侠气。他所记的妓女，不分贵贱，就是被视为三流的烟楼，他也一样采来。如烟楼妓女马双珠，作者写她“圆喉一串浏亮分明。且善捶洋琴。顾曲生赏遍花丛，独于双珠叹为观止。……双珠风流秀曼，谈吐聪明，豪于饮，当筵拇战，钏动杯飞，虽数十蕉玉山不倒。墙东生戏以女刘伶呼之，一时以为雅号”。

再者只要能吟诗作词、喜爱风雅，作者也都采拈。其中所记的妓女沈韵兰，“性同兰静，言比锋尖。每以冷语胜人，舌辩家往往不能敌。心坦直不能容一物，而恃才傲物喜出诸姊妹上。……为歌京曲一支，声啾啾如娇莺，珠喉清越。游沪数载，实闻所未闻。余口占二十八字赠之，云：“琵琶抱得试登场，雏凤声清欲绕梁。众里生防弦误拨，暗抛星眼掷周郎。”姬略解文义，指诗中“抛掷”二字，以为嵌合甚佳。”¹⁹为此，作者感叹不已。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请参照拙论《春江花史初探》²⁰。总之，很久以前，在作者的心中，这些妓女都是女性中的佼佼者。

而他在接受了西方民主主义思想以后，对中国封建社会制度中的男尊女卑产生了极大的不满，认为应该向西方国家那样，实行男女平等，为此他还在《海上尘天影缘根》中环绕着“气”发了一大通议论，其中写道：

或者谓气之所感，自然而然。感正气者得正用，感邪气者得邪用，余谓天壤间但有正气戾气，而无气。忠孝节烈义侠贞廉，固正气之所钟。其他如蚩尤共兜，桀纣幽厉，秦政操莽，东昏武曌，均是戾气。若夫野田草露，女爱男欢，赠勺河滨，采桑陌上，亦得气之至。正故泰西各国无节孝贞烈之说，而男女以正，婚姻以时，罕闻有杀奸之事。中国男尊于女，设立礼节之防，而淫杀犯上，殆不可问。益轻重违则政不平，政不平则心不洽。欲强至爱为不爱，遂生乱阶。故余谓男女之欲，虽是郑卫之风，亦属性中所固有，任其相悦，自畅其天，不可强遏，以生杀念。试观男女自有知识，靡不爱慕。圣人云：男女饮食，人之大欲存焉。又云：知好色则慕少艾，此乃探原知本之言。所以谓男女之私，无论合礼违礼，皆天赋之原。爱之真即亲之切，不足怪也，亦不必防也。……但世俗已锢，往往抑女尊男，说女子治内，吾辈被其戏侮，即为不祥。即有好色之心，尚装出一等正经架子，而色厉内荏，品行卑污，你想可恨不可恨，可笑不可笑。然而我此番议论，未免奇僻。虽存一片真心，与圣贤教世道理，似有不合，不过秉性如此，不肯作违心之论，以欺世人。²¹

在这里，邹弢指出了中国封建礼教中的男尊女卑、礼节大防是万恶之源。考虑到当时的人们

对西方的道德观念还很难理解和接受，他就以中国文化中的“气”来比喻。他认为男欢女爱，“无论合礼违礼，皆天赋之原”，因此礼节大防应该撤除，而男尊女卑则应改为男女平等。

那么在小说中这一切主要是由谁来实行的呢？可以说，在小说中，这一重任落到了众妓女的身上，就连从外国来的女性的楷模马利根和玉田生也都是西方和日本的妓女，作者还在她们的口中道出中国人的缺点。小说中写道：要下雨前，一个小丫头在楼上说，“东南角上有龙挂”，“于是大家都奔上去看”，“果然湿云漠漠，中有一物自上挂下”。“马利根笑道：‘龙是没得这件东西的，你们莫信是龙，这是水气呢。’”玉田生则说“中国人不肯实事求是，都是人云亦云。不想其理，诸如此类。愚人还执着愚腐之见，强与人争，最为害理，亦最为可恶。”小说中写“众人只管看，也不接口。”²²尽管大家没有理会，但这确实是自然现象。小说中还让马利根和双琼一起制作和乘坐气球，画出了一幅中西双壁图。

在小说中，作者化了很大的力气来表现以韵兰为首的众多妓女身上的出污泥而不染的洁身自好的品格。而且为了提高她们的社会地位，即不让她们再被人看不起，还化了不少笔墨来叙写她们与富商和官员家的夫人和小姐的交往。还让她们开办女学，开放绮香园，并请来西人的杂技团来演出，让普通的老百姓也能在娱乐的同时接触到西方的文化。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忽略小说中写得最多的还是他们之间的诗词酬唱，即文人墨客和妓女们交往的场面。尽管作者将秋鹤和韵兰之间的交往写得很纯洁，但除此之外，小说也不乏那些欢场的描写。作者在《海上尘天影缘根》中这样说道：

殊不知天地生材，菁华半钟女子。故品格尊贵，气体清明。抱洁净之姿，秉和平之性。但教之有道，养之有方，即成世间尤物。《石头记》说得好，男子生而浊臭，万不及他，宜如何敬重爱护？俾如其愿以相偿，不至枝节别生，以违天地钟灵本旨。譬如一花，灌溉寒暖得宜，则有色有香；曲如本性，否则萼而不蕊，蕊而不花，未能如意。因不如意而咎之，为之花者，不亦苦乎？女子亦然。爱之也真，事之也谨，护之也力，则施于我者必无所违。²³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对待女子，尤其是妓女的态度上，还是和他在写《青楼梦叙》时一样，爱花与护花之情一点也没有变。在现实生活中的护花，由于自己只是一介穷书生，是无法实现了。不要说是汪瑗，就是以前遇到的妓女中的知音，如在《春江花史》中的敏慧而“有凝香儿之风”的顾月卿和“北曲南词，罔不入妙”，²⁴且又爱花成癖的叶长生，他也都无法保护。但他可以把她们写进小说里，既然主角的原型已经找到，还需要的配角，由她们来担当是再好不过的了。小说中汪瑗是灵妃，那么就让她们做一起被贬下界的众仙女吧，让她们一起去创办女学，一起去打破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吧。这时，藏在作者心中多年的想写一部关于妓女的小说的愿望终于可以实现了。其实这里面也有一个积累的过程，愿望是早就无意识地深藏在作者的心底，随着他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妓女的增多，和护花失败次数的增加，他的痛苦也就越来越强烈，在遇到汪瑗后，他创作小说的激情爆发了。他的小说除了主要写汪瑗之外，他还要写的就是这些积累。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作者在《海上尘天影》创作众多妓女形象的主要动机还是他对有才的妓女的爱和推崇，是深藏在他心中多年的想写一部关于妓女小说的愿望。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作者的内心深处一直有着要写一部关于妓女的小说的愿望，因为他非常地爱和推崇这些沦落在烟花中的有才的妓女，他有着一颗护花之心，这在他为《青楼梦》所作的叙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在现实生活中，作者一方面大量地接受西方的民主主义思想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并在他编辑的报章杂志上大力宣传和提倡，其间还写了不少议论时事和洋务的有用之作。一方面，他还是一如既往地频频涉足于青楼，结识了不少有才的妓女，可他的多次护花，却是屡护屡败，而作者这时想要创作狭邪小说的欲望也与日俱增。这时他遇到了汪瑗，汪瑗才艺双全，且和当时的有志者一样忧国忧民，但他又是无力保护她，痛心疾首之余，他就将汪瑗当作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的原型，男主人公则是作者自己。这也是《海上尘天影》与《青楼梦》的不同之处，《青楼梦》中只有男主人公而没有女主人公。而书中众多妓女形象的创作动机也一样源于此，因为她们也都曾是作者想要保护过而没有成功的女子。王韬的叙中有：

谓其中所述各女子，均有其人且各有性情，各有归处，前后起结隐伏绾带，章法井然，大旨专事言情，离合悲欢，具有宛转绸缪之致。笔亦清灵曲折，无美不臻。²⁵

如果不是作者对她们的爱之深切，又怎么会写得如此动人心弦呢？

最后再想补充一点，那就是正因为作者的创作动机是早年的一个深藏在心中的愿望，所以在很大程度上都无法摆脱《红楼梦》和《青楼梦》的影响，如写仙境，写灵妃、仙鹤和众仙女被贬下界等等。

¹ 邹弢（？-1924后）字翰飞，别号瘦鹤词人，又署潇湘馆侍者、司香旧尉、玉愁生。江苏金匱（今无锡）人，诸生。

² 邹弢《海上尘天影》。有清光绪二十年（1894）石印本。光绪二十二年（1896）王韬序刊五十二章本，经删改后，又续增为六十章，有光绪三十年上海石印本。

注：论文中所引用的《海上尘天影》的原文，均采用梁溪司香旧尉（邹弢）著《海上尘天影》（《中国近代孤本小说精品大系》）所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王茂林等校点。以下引文均不再另注。

³ 王韬《海上尘天影》叙。（见王茂林等校点《海上尘天影》）（《中国近代孤本小说精品大系》）所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4页。

⁴ 《青楼梦》，初名《绮红小史》，十六卷六十四回，署厘峰慕真山人著，梁溪潇湘侍者评。慕真山人乃俞达，一名宗骏，字吟香，江苏长洲（今苏州市）人。潇湘侍者乃邹弢，字翰飞，江苏金匱（今无锡市）人。《青楼梦》书前有金湖花隐和邹弢的序，均署光绪四年（1878）重阳，知书成于此时。然由文奎堂初刻行世时，已是光绪十四年（1888）了。

⁵ 金花湖隐《青楼梦序》（见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4年10月出版的“《十大古典社会人情小说》丛书”中由傅成标点的《青楼梦》前所载）1页。

⁶ 邹弢《青楼梦叙》（见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4年10月出版的“《十大古典社会人情小说》丛书”

中由傅成标点的《青楼梦》前所载) 2-3 页。

⁷同注 6。3 页。

⁸同注 6。4 页。

⁹同注 6。4 页。

¹⁰引自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瀛寰琐记》(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8 年) 7 页。

¹¹瘦鹤词人《益智会弁言》，《万国公报》第十册，光绪十五年(1889 年)十月。

¹²同注 3。2 页

¹³同注 3。2 页。

¹⁴梁溪司香旧尉编《海上尘天影缘根》(见王茂林等校点《海上尘天影》前所载)(《中国近代孤本小说精品大系》所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6 页。

¹⁵《海上尘天影珍锦》(见王茂林等校点《海上尘天影》前所载)(《中国近代孤本小说精品大系》所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8 页。

¹⁶同注 3。3 页。

¹⁷同注 15。7 页。

¹⁸邹弢《春江花史》。赋秋生为《春江花史》所作的序的最后有“光绪九年(1883)仲夏，茂苑赋秋生志于申江戎幕”，此书当作于之前。书中所引用的《春江花史》的原文，均采用东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的《春江花史》。以下引文均不再另注。

¹⁹同注 18。

²⁰拙论《春江花史初探》(《大阪府立大学纪要》(人文·社会科学)第 51 卷 2003 年 3 月) 135-145 页。

²¹同注 14。14 页。

²²同注 2。783 页。

²³同注 14。15-16 页。

²⁴同注 18。

²⁵同注 3。4 页。